

我的少年时代，是在卢湾区南昌路的一条弄堂里度过的。那条马路，过去叫做环龙路；那条弄堂，老人叫做渔阳里。十三岁那年，我见到自家正对门的石库门框边，多了一块刻有“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”的大理石牌子。只是一块牌子，门内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什么设施，没有什么布置，更没有任何展品，有的是百姓生计，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。

母亲有个姐妹，家住虹口区溧阳路，母亲常去找她聊天。我总是极乐意地跟去，因为那位阿姨，必会为我准备许多好吃的。还记得白天电车经过淮海路、南京路和外滩，一路熙熙攘攘；然而过了外白渡桥，便逐渐冷清了下来；晚上回家，我从车窗向外张望，黑黝黝的看不清楚，似能闻到江风的几星腥气，也能听到汽笛的几点鸣声，小小的心里，禁不住有些害怕起来。十年以后，长大成人，我家从卢湾区搬走了，那位虹口区的阿姨也搬走了，母亲和我自然都不去了。

直到二十多年后，确切地说是两年前，我知悉虹口区有关方面正开展“红色起航”的资料挖掘、收集和整理，梳理历史，考究细节，证实并还原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。看了相关材料，我才知道，就在那段少年时透窗张望的路上，就在那段总长2.5公里的湾岸，曾经码头麇集、船只穿梭，此地不仅是上海当年海运物流的集散地，而且也是大批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出发地。从1919年3月17日始，到1920年12月底，共有20批约1600人，先后由黄浦江沿岸的各码头出发，前往法国马赛，再辗转去往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——巴黎。

那是一场声势浩大、历时漫长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，发起、参与者众多。其中有同盟会成员组成的

此去觅光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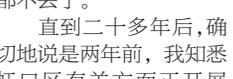
胡晓军

留法俭学会，有教育系统组织的勤工俭学会，有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。经学者统计，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，其中留法勤工俭学的19人；在第一批出发的89名大学生中，湖南青年有43人；不到两年里，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多达300余人。1919年3月17日，首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发，毛泽东前往码头，为他们送行，此后多次在码头上目送他们启程西去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毛泽东去渔阳里二号拜访了陈独秀，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革命斗争等问题。我似乎能想象到，毛泽东从北外滩乘着有轨电车，向渔阳里而去的情形。

两年以后，我又来到北外滩。这次是漫步，在长长的滨江景观道上漫步。偶有两三位晨跑的青年，飞一般地从我的身边掠过，赶在了我的前面。我不禁轻声念起了朱自清先生的名句：“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它生长着；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着，走着；春天像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，他领着我们上前去。”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。此地是虹口区命名的“睁眼看世界启航之地”。如今的起航之地，浑浊的江水不再，污秽的空气不再，疲惫不堪、衣不蔽体的码头工人不再，手持警棍、脑满肠肥的外国巡捕不再……一百多年前，殖民者们来到此地，建造了码头，开来了轮船，本打算在这里永久地占据下去；但他们没有想到，一大批民族的菁英、中国的脊梁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们，就在这里借船出海，然后回国，最终将所有的帝国主义殖民者从上海、从中国的大地上彻彻底底地赶了出去！

一百年后，这二点五公里的湾岸，已成了人民城市的“会客厅”。一切屈辱陈迹，早已荡然无存，唯有石砖上的老码头名——



初夏，小水渠的水蜿蜒向南，小青荷盘旋的根须在水底极温婉的样子。水流经扑渔网细细的声响，柔软而清晰，总是给予我内心恬静。碗口大小的小荷叶也不为所动，每个圆圆的叶子上都缺一个角，为什么圆圆的荷叶都缺了一小块呢？13岁的孩子十分不解。紫色的小荷凛然地刺出水面，好像刺破了村西这片稻田，让我们这些十几岁苦孩子，也为一种美而感动。

秧苗三寸高了，苗是青嫩的。一些水草早早地结穗，在秧苗中有优雅的弧线，透露着珍贵柔美的光。这是一个周日，爸妈到河东玉米田铲第二遍地了，派我来看稻地的水是否过半尺。儿时的我瘦小，弱不禁风，总喜欢看发呆，干不了太重的活，似乎挺没用的。

我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刘芳这天去割“要子”草了，这草一定得趁青嫩在芒种左右割。然后每家的父亲闲暇时会把“要子”草拧成草绳晒干，秋收时捆玉米秆用。我们长大后，刘芳很多次地跟我说起那天她割“要子”。她跟着大人在过膝的水里割草，水面上的蚊子又大又毒。她的左手被刀划了一个口子，拿破布裹上血还是不住往水里滴。往岸边打草时，她

半亩稻田

姜洛

的肩膀被锋利的草叶割破很多个血痕，汗水浸湿的衣服和一道道血印粘在了一起。农村孩子是不会说苦的，割草的她不能说疼，只能咬着牙拼命多割，如果草割够了，下周就不用来了。

我家的稻田只有半亩，大多数人家的稻田都3亩多。半亩让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多希望自己家也是种地大户啊。我妈是老师，收入微薄，我爸又是外来户，我和弟弟还小，没有人力，更没有钱。我8岁时，我爸才落户我们村，才给他分地。这半亩稻田，是玉米田之外额外的收入了，十分珍贵。我拎着布鞋走在田埂上，着急地向我家的稻田走去。一边走一边侦察着别人家的稻田里秧苗长势和水位高度。我要是快点长大就好了，我能干活家里就会好起来了，就不会被人看不起了。

聒噪的青蛙，收起他粗犷的嗓音，远处啃草的老牛悠然的甩着尾巴，大朵大朵的云压在水面上，几条调皮的小鱼儿窜出来望了望我。我家的半亩稻田水波缓缓，可爱的秧苗棵棵茁壮，向我凝望，稻田不同层次如翡翠般绿黄青碧的闪烁交错。哎呀，我高兴地痴痴地望着秧苗，不觉细雨霏微。



和平之珠 (中国画) 庄艺岭

太古、华通、日邮、铜人、大达、开平局、杨树浦、永兴洋行、黄浦、宝顺……仅仅是新刻的，没有什么旧痕，没有什么实物，也没有任何讲解，在无声地道着一百多年前的往事。历史是一位有心的老人，原来他将百年的沧桑巨变和奋斗历程，摄成了照片，记在了书里，放在了博物馆，印在了会议的文件上。抬头便是虹口区的最高楼——白玉兰广场。2019年，也是二月早春，“睁眼看世界 起航北外滩——虹口区纪念早期赴海外留学史料展暨研讨活动”就在那里举行。

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来到了浦江之畔的一个码头。正是二月早春，时值凌晨，曙光未露，一切都是黑黝黝的，依稀只见“汇山”两个大字。房屋自然是现在的房屋，马路自然不是现在的马路，甚至江水也不是现在的江水，一艘老旧的客轮赫然在目，它将按既定的航线，经香港、新加坡、苏伊士运河到达马赛，展开共计四十天的航程。

我在各层的船舱之间游走。人很多，也很杂，但我还是发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——二等舱里的那对，像是萧润秋和陶岚，他们应该是刚从小镇逃出来

的；一等舱的那位像是方鸿渐，旁边那间则是苏文纨，他们是去镀金、混洋学历的。还有特等舱里的那位，西装革履，手捻雪茄，那想必是吴荪甫，他自然是去做生意的……

我来到三等舱，一眼就看见了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、聂荣臻、李富春、李维汉、李立三、徐特立、蔡畅、许德珩，还有蔡和森、赵世炎、王若飞、陈延年、向警予……一样在船上，这里却很狭窄，灯光也很暗淡，一样的青年，他们更胸怀大志、更意气风发。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仰，正是无产阶级、共产主义；他们有更伟大的追求，正是红色革命、振兴中华。

此时夜雾逐渐退去，天际微露曙光。我走出船舱，来到船舷，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正在送行的人群中，向我的方向扬手致意。此时汽笛长鸣，铁锚噶噶升起。我不禁轻声念起了毛泽东的名句：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，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；它是立于高山之巅，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；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、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……”

童瑶因为饰演《三十而已》中的顾佳而获得“白玉兰奖”最佳女主角奖。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。“顾家”的顾佳，因为无法原谅丈夫的出轨，最终还是离了婚，但自己的事业——茶厂，闯出了一条新路；出身平凡却不甘平庸的王漫妮，经过了爱情的失败，事业的挫折，在刚刚开辟事业成功的新路上，决然地决定出国深造；娇小软弱，好像还没有长大的钟晓芹，经历了离婚，新的恋爱，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，认清了丈夫真正的价值和自己的内心，选择复婚，和丈夫重新开始，并在无意中成了一名成功的网络作家，作品被影视投资人收购……该剧的情节三条线并行，讲述了三个三十岁女人的故事，很好地昭示了一个积极的主题——“三十而已”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！

我想谈一点在观剧的过程中，让我开始有些莫名，逐渐地为之惊喜和赞叹的独特感受：那就是在剧情进展的过程中，编导时不时地穿插一些无声的、似乎和剧情关系不大的镜头：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男

去年清秋，我去扬州大明寺访鉴真纪念堂，过大雄宝殿西侧之平山堂时，流连不已，因为它是欧阳修最初所建。

读北宋文学，倘论对诗文革新或曰“古文运动”有突出贡献者，欧阳修堪为第一人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这样描述：“庐陵欧阳修出，以古文倡，临川王安石、眉山苏轼、南丰曾巩起而和之，宋文日趋于古矣。”王安石、三苏、曾巩皆曾受到欧阳修的擢拔，合为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，说欧阳修有宋一代文宗，实无过誉之处。庆历新政功败之际，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受到打压，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欧阳修随即被贬为滁州知州，千古名篇《醉翁亭记》即于此间所作。倘稍作联想，苏轼的“前后赤壁赋”及词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不也是被贬黄州时的杰作吗？忽而觉知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诗中有“文章憎命达”一句，着实大有深意啊！

越三年（1084年）欧阳修转知扬州，在城西北五里蜀岗、即大明寺内建平山堂。蜀岗虽不高，但在地势弥迤的扬州，还是显出气势不凡的面目。平山堂建成后，欧阳修得意于“独平山堂占胜蜀岗，江南诸山，一目千里”（《与韩忠献书》）这样的殊胜旷景，特别是“远山来与此堂平”的高逸气象，令他从宦海沉浮的无常世态中得到某种释然。不由想起清初通才大家傅山有这样两句诗：“既是为山平不得，我来添尔一峰青”，以为此处刚好适用：“平山”之景虽因沧海桑田、物换星移不复于今，但平山堂的存在，却愈发显出“添尔一峰青”的超拔和幽奇。

欧阳修任扬州太守只短短11个月，他时常呼朋唤友于平山堂宴饮雅集，在文辞的狂欢和性灵的交响中放飞自我、宠辱偕忘。他的阙《朝中措》便是这种文人性情的流露，仅录下阙：“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。行乐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”，字里行间，豪情英迈，神采焕然，活脱一个北宋的李谪仙。虽然这词里的“文章太守”是指他的好友刘敞（字原甫，北宋史学家、经学家、散文家，曾任扬州太守）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况呢？平山堂的雅集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酒局，然酒局和酒局之间却有云泥之别。划拳行令、掷骰博戏、罚酒三杯是一种“欢”；登堂舒啸、下箸佐觞、飞扬文采也是一种“欢”，间以曲调涓流助为声的浮华交会、曲意逢迎显苍白明暗淡。有时，平山堂的壶觞交啤，显得是那样的活色生香、趣味盎然：某个夏夜，欧阳修遣人去邵伯湖采来千余梗荷花，与宾客们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。鼓起，取花传客，依次摘瓣；鼓停，花（茎）落谁手，谁就当场饮酒一杯，再赋诗一首。凭空便可想象，那种恣意放怀的快活：花色与花瓣、诗心与诗酒、朗声与朗月，交汇出一种郁烈酣畅而又神骨俱清的文氛，比之东晋文约缜的

曲水流觞，和北宋稍后由驸马都尉王洙在家中组织的比较正式的西园雅集来，几不知平添了多少的灵动和光彩。

或许连欧阳修也没有想到，离任扬州后，他的门生文豪苏轼每次途经扬州时，都不忘去平山堂拜谒一番。欧阳修去世后，苏轼去平山堂凭吊，故人之思，益增怆然。他一定不会忘记，嘉祐六年制科考试前，按规定得有二位大臣举荐，欧阳修即为其中之一。在《举苏轼制科状》中，更有“学问渊博，资识明敏，文采烂然，议论蜂出。其行业修洁，名声甚远。臣

平山堂忆“欧苏”

喻军

今保举，堪应材识兼茂用于体用科”这样的提携之语。同时，欧阳修还是苏轼应试时的主考官，且在各种场合逢人说项，不遗余力地帮苏轼扬名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苏轼、苏辙兄弟俩高中后，宋仁宗曾高兴地说“朕为子孙得两清平宰相”，所有这一切，都离不开欧阳修的识人爱才和热心举荐，说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毫不为过。那次凭吊欧阳修后，在扬州太守的宴席上，苏轼神思缥缈，当即填词《西江月》：“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；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；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这里的“文章太守”，显然不是指刘敞，而是专指已故恩师欧阳修了。我在平山堂周遭徘徊时，恍然于照人如濯的花木间，发现苏轼的刻石现于城西廊壁之上。

令人颇为感动的是，1092年，苏轼由贬所颍州太守升任扬州太守后，为纪念恩师欧阳修，特意在平山堂稍后位置建“谷林堂”（系其“深谷下窈窕，高林合扶疏”诗句中的集字），以此常伴恩师左右。如此高古贵重的情怀，可谓出肺腑以相示，仰风微以纪铭。蜀岗上的“欧苏遗迹”，是大人文交游中最为动人的章节之一，堪称师生太守千古载传之佳话。

平山堂元明时废兴，清咸丰年间再度毁于兵燹，最后一次重建，是在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。说实在的，我平素出外寻访古迹，更为在意的“原址”，因为“迹”可以是后来的造设，而原址才是历史真实的沉淀和不可移动的方位，平山堂不也如此吗？连同它周遭的西园、天下第一泉、大雄宝殿、牌楼以及鉴真纪念馆等，都承载着各自的故事、人文和历史。转而起想曾来大明寺凭吊过平山堂的历代文人，比如苏辙、秦观、文徵明、金农等，相信他们当时踟蹰走进平山堂的时候，都心存敬畏，寄情郁然；也都听见了“文章太守”与一众诗友荡漾心脾的笑语和欢声。



拆掉了半截袖子，然后，孩子捧着那些被拆下的线，懵懂又不失开心地面对妈妈，似乎又在暗示观众，事业，家庭，常常也会在你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拆散，但只要线还在，终究还是可以重新结起来的。最后，在影视剧大结局的时候，编导也没有忘记给这家人一个完满的结局，镜头展示，一个虽然狭小，但干净明亮的街边小店开张了，那块醒目的招牌《红姐葱油饼》让人欣喜，倍感亲切。编导对于

没有台词的一家人

周伟民

没有台词的一家人的情节安排，是匠心独运的，无声的镜头，补充和渲染着剧情中人物命运和情感波折时的感受和应有的态度，同时，在讲述可以说是三个社会精英的女主人公故事的过程中，时不时地将镜头对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家人，通过这些感人的温暖的瞬间，加强了影视剧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和广度。

十日谈
屏幕里的感动瞬间
责编：杨晓晖

明日请看
电视连续剧《装台》的《心有善意，方生温暖》。